

四時之祭悉遵古禮識者知其特立獨行而不識者每非笑之然縉紳間知先生實自茲始推其意雖在屋漏之中夫妻相對如賓一揮椀篋筭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消亂事尤盡友外歸每近於門有疾躬調藥篤宗族訓子

姪無倦應接賓客深衣中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疊疊人亦往往樂從之

錄曰曾子曰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有如胡之主敬而不篤于親親者乎以為知先生必自茲始蓋亦惟知其粗者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二

相一

大

弘道錄卷之三十三

相二

禮

夫婦之禮

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以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

相二

一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夙

興婦沐浴以俟質明質見婦於舅姑婦執笄襄段備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錄曰以昏義先之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莫有先焉故既曰君子重之又曰聖王重之然其徵詞與義悽悽於一焉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俱有薦贄所以敬慎重正不一而止而後世忽之一奠屬親迎尚不能及則是不配而輕祖未交而薄婦情于知時倡和忽於再偶重匹甚不可也故錄以存其義焉堯典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

錄曰夫震一索離再索皆以一陽處二陰之間堯將使舜出震離故以二女並妻而後世天子之禮定於九女者九陽數也如其義則堯之使女亦必有義矣

易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

相二

二

錄曰帝乙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別宜莫先於嫡妾之分也而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者蓋禮以質為本婦以德為重惟不德則徒以瑳珉展翟誇耀於人而淫慝

妬忌曾莫之耻也故觀其君之袂不如姊
之袂則知商道之所以興觀席寵佑侈服
美于人則知殷俗之所以亡不特是也宋
太祖戒永寧公主勿衣貼繡鋪翠襦而趙
飛燕至以金飾其履幾何其克終也哉

詩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錄曰堯之暨降舜之懲庸也文之嘉止天
之受命也於是為之造舟為之與梁焉此
可見其威儀氣象卓乎一代之制而遂東

天子之禮矣厥後魯秉周禮哀公以一冕
為重而不知造舟之為光以千乘為尊而
不知倪天之難得此所以勤夫子愀然之
對而卒無不顯之光也歟

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

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維葉莫莫是刈是漙為絺為紵服之無斃言
告師氏言告歸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告澣
君歸寧父母

錄曰夫所謂之天妹者非以其崇高富貴

而不可喻也正以其已富而能勤已貴而
能儉以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
衰於父母後世若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
與葛之覃兮者異矣若禹繡玉石珠塊金
鑠則與服之無斃者異矣若大夫跋踈我

心則憂則與言告師氏者異矣若齊子歸
止其從如雲則與歸寧父母者異矣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拔
貴以驕其夫家故詩人美之曰何彼穠矣唐
棣之華曷不肅雖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

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錄曰諸侯之女而曰百兩將之非誇也所
以著文王身備家齊之效也王姬之車而
曰曷不肅雖非譽也所以見文王太姒內
治之化也夫冕而親迎及不能敬以將之

者挾也祚以著代及不能和以承之者戾
也婚姻之道莫不善於有所掖莫不祥於
有所戾泰以陰順之德席崇高之勢而能
卑以自牧所謂肅也歸妹以少艾之資屈
於長男之下而能動以相說所謂雖也此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所以至今嘆美而無
斃也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
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
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
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
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錄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皆百兩者
蓋內子之職小君之分以上則嗣續妣祖

以貴則敵體諸侯婚姻之禮備然後貞女
至而內治成名南之詩以鵲巢為首言君
夫人者民所瞻仰不可不謹以是為防猶
有翟弗以朝如衛莊姜而不見答者有大
車檻檻如王大夫而不敢奔者其去鵲巢

之風亦何遠哉
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詩曰韓侯娶妻汾
王之甥駮父之子韓侯迎止于駮之里百兩
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
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錄曰愚觀親迎之禮適齊魯之自壞非天下之不由也夫韓亦諸侯也而執禮周旋若是君子曰猶夫古也此外則侯我于者矣充耳以素矣凡以齊俗霸政之餘習也魯守禮義之國而容履綸之來逆其逆與

否在紀不可以責在我有可以辭也以周公之簡而不若蹇父之子此夫子之所深嘆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小雅問關車之牽考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

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

有集維鷗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祿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鮮我觀爾我心寓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錄曰威之象曰山上有澤威君子以虛受人聖人所以貴於男女之感者本以令德來教也世恣於趨色恣於長顏如舜華則恩之旨蓄御冬則棄之是故德音莫違會

幾何哉綠考絲考則治之威儀棟棟則怨之是故我思古人曾若是哉聖人以關雎行於一家桃夭施於一國車牽達於天下使知以義合者惟以德成而高山景行又足以徹乎上下凡為國者未有不求賢以

自輔為道者未有不求友以輔仁也此山澤之至益咸亨之孔道虛受之微意喜行之良心也孰謂燕爾新昏而徒為歌舞笑傲乎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塔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

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受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

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錄曰以特牲終之者天地別剛柔錯男女猶禽獸作於是有女感男若鄭國之詩者於是有無章別若聚塵之風者於是有不親御若終風之行若於是有不從男若雄

狐之綏者於是有私出疆若樂筭之刺者於是有智不帥若車中之斃者於是有自尊大若稱制之為者於是有不親饋若西內之遷者皆禮之大悖也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官將焉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錄曰東萊呂氏云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至隱公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為衆仲者

查甲告之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果然歟曰非也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是故天冠地履之分禮先樂後之文斷斷乎不可以易也隱以庶長而奉宗廟考惠公配孟子者禮也乃狗人之好

考妾之官冠履置矣所謂妄託人者也為衆伸者宜申告以妾庶長幼之序二本耦嫡之非先名正言順而後禮樂可與也乃徇公之見陳羽之數先後棄矣所謂辭費者也雖以是羽獻於群廟已紊周公之制

而無救於亂亡之原况責其末流之弊乎察總功而問齒决君臣上下舉不知務宜乎有讓而不見有亂而不知也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文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胡氏傳曰伯姬賢孝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傳曰一女子賢

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二傳皆非經義錄曰穆姜致女於宋入而賦綠衣何其德也及其淫於宣伯占而遇隨筮又何愚也詩云無非無議以○○而勤大夫之辱有非議矣書曰惟家之索以君譽臣而母

出于房牝鷄晨矣而壞墮之逼東宮之禍晉此焉肇然則非以賢伯姬以謹魯亂也聖人之意深哉

列女傳伯姬嫁于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

曰婦人之禮保傳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未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禮傳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禮而死遂逮於火而死錄曰夫人之辭傳母也其然豈其然乎恭

公死夫人未亡人爾斷鼻既非正中自經恐汗溝瀆傳母不至可辭以禮矣死復何恨哉復何恨哉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公遊於琅琊孟姬從焉馬奔車碎孝公

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障救而侍傳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且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欲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

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

錄曰孟姬可謂知禮矣夫禮不可斯須去身也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而可受立

車之載耶雖然孝公琅琊之行夫人從之其春而省耕乎夏而省歛乎抑從獸而荒樂酒而亡乎姬如審此必不待馬奔車碎野處倉卒而優游於門內之職矣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音殖戰而死莊公歸

過其妻使使者吊之於路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其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

人道路過者莫不為其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吾何依哉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殖之妻貞而知禮

錄曰杞梁妻非華孟姬比也夫往役義也游觀非義也故伯兮之執旻與雄雉之貽阻皆非婦人之所得為也其崩城不為異變俗不為多者以皆內誠之所感也嗚呼從容執禮無敢自遂謂之貞而有禮信乎

其然歟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水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俗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錄曰敬姜之饗與穆姜之饗可同日語哉匹配生民之始重宗廟而謀於宗老所以合二姓之好也易曰闈有家悔亡其敬姜之謂夫是故言不及外朝智也室必及守龜信也饗不及宗臣禮也勞不忘所事義也言不忘舅姑仁也其曰謀而不犯曰度於法君子之深許哉儀禮經傳魯師春姜曰婦人以順從為務員

慈為首故事夫有五平且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外

妻其媼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媼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良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士也二室不亦宜乎且婦有七去始正為首吾媼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則棄之行可乎遂不聽宋公聞之為表其廬號曰禮宗

錄曰魯與宋禮義之國也故若師若宗真可為闈門之範官闈之式後世禮教所由取則也錄之相二小學曰季使過其見其妻饗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象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侯之龐公釋耕於壘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異日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錄曰冀缺之耨與龐公之耕有以異乎夫冀缺以名屈者也龐公以身屈者也以身屈者退而無止以名屈者進而可伸此其所以異也夫呂甥之難誰則不聞然而未廣也射鉤之事可以法矣季一言而受上賞缺三晉而正卿位文公之權審乎

漢書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帝幸上林后與夫人從即署長布席表益引却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而起盜因前道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立后夫人乃妾爾孰可與同坐陛下獨不見人璣乎上說乃召語夫人賜資金五十斤錄曰愚觀漢之草創不獨朝廷之上君臣

之間其宮闈之內多有粗率此類可見後代亦無此矣

東漢和熹鄧皇后入使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

惜每有會諸姬貴人相競飾麗藉藉光采桂裳鮮明后獨尚素質裝服無飾深自抑損其衣色有與陰后同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錄曰觀此則非但無慎夫人之事而馬后大練之風將行於上下矣錄之

班昭為曹世叔妻號大家博學高才動止有禮節行法度全備作女訓七篇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婦第七其畧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去其祭祀也三者蓋女人

之常道禮法之典教謹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必辱舍垢常若畏懼晚浸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正色端操以事夫主若此苟備而惠名稱之不聞點辱之在身未之有也夫

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私義人倫之大節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修身莫若故避穠華若順故曰教順之道婦之大

禮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女有四行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

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盛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

笑絮齊酒食以奉祭祀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

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絮耳無金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奢飾無聚會辭華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俠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

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也錄曰記禮之言陰陽剛柔之太義也女訓之言內外周旋之曲折也故詳錄其詞以為門內之知禮者皆焉或曰服之時權婦女主女訓之言不能格正而尚與外事豈

敬慎之道婦順之德乎蓋常觀之易象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大吉此之謂也是故元王臣也及誅謀而被刑剛失位而不中也妹妾婦也反得時而覆顯柔而得中也以先幽困而後道顯

揚小過亨也。鍾凡之成書利貞也。作訓七篇。碑諸女勗勉不宜上宜下也。然而后方以六五稱制在上。適能大善相遇。豈非所謂大吉者哉。尋傳之言。君有為而發也。觀者詳之。

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博賢無不通。鄉里慕其高。多欲女之。鴻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之具。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而始行婦禮。

錄曰。珪嘗為魏王泰師。泰帝曰。事珪如事我。泰可拜主。獨可挾乎。珪不能正泰之失。而能成主之美。異乎房杜之壺則矣。

德宗建中六年。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宣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弟。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錄曰。自南平下嫁之後。公主已異前代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矧世俗承襲未易遽

改。今始定之。可謂善矣。唐室世席女寵。善媒奇禍。太平安樂。紛紛履轍。至是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則雖欲不執禮。胡可得哉。抑德宗始却有司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及唐安之逝。又罪公輔以其費甚微。過朕

求名何其先後之不倫耶。豈其定禮之時。國家多故。造塔之日。侈心復萌乎。好禮不終。良有以也。

宋史。哲宗孟皇后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元之孫。閭門祗候在之。女元祐七年。宣仁太后諭。宰執曰。孟氏子年十六。教以女儀。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世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

太尉。充發策使。會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吉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伯樛攝宗正卿。副之吏

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樞密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后復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為崇儀使。榮

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錄曰。此有宋一代典禮。冠於百王。超於唐漢。以淑女之好。速為朝廷之正嫡。且上有至仁之母。主之下。命衆大之。臣相之。肆今六禮之行。何其鄭重耶。曾未踰時。一介小

臣。得以譏間。至章教主計於前。郝隨釀禍于後。帝雖知其壞德行。而猶惑之。豈真前日之重內助。今日之崇外好。每與后相反耶。抑將有夷禍。故顛倒錯亂。而不自知耶。幽王廢申后。而戎伐于周。襄王黜翟后。而

敗亡于鄭。自古殷鑒如此。君子盍觀其始之備禮。則知其中之寡息。中之寡息。又安知末之免禍乎哉。成敗真不可以論人也。荆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

即位下嫁附馬都尉李遵勗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竇以熱水實器幣助其為壽遵勗每燕賓客皆一時賢士主必親視饗膳及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

相二

十七

欲馳視之左右白湏奏報乃可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後居其夫之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

錄曰按宋朝家法仁宗以姪事姑主獨不能以婦事舅乎然則荆國之守禮帝固有以先之也以舅姑降為兄弟行者三代以上未之前聞惟夫人所行何如耳觀者不可不知

伊川文集二程先公珦母夫人侯氏事舅姑孝謹與公相待如賓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制必稟而後行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存規常均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習朴凡公有所

怒必為之解惟諸子有過則不掩曰子之所以不肖由母教其過而不知也其教之不少假借如此纒數歲行而或暗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而行寧至詰乎飲食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

伸故二程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言人教使然也夫人七八歲時誦詩女子不夜出自是不出房闥既長好文而不為詞章見有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

錄曰伊川傳家人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尊義惟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威如為吉又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斯

相二

十八

言皆為夫人設也故由前而觀則哲婦賢母之令者由後而觀則壺範女則之懿彰不可以無錄也

名臣錄辛次膺清脩介持不遜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賓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

晁友元司馬文正為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僕妾以下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真白金却之崎嶇亂離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上面諭卿庶聲者聞皆言閣中不受俸祿次膺奏臣為貧而仕豈有辭祿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耳太上曰使人人如卿何患不太平耶

錄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語岳飛嘗言太上亦既知之特不能用若乃簡穆之起本自書生其動必以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宏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

弘道錄

相二

廿

廿